

抉擇

這一天與珮珮婚後二十年來的每一天完全無異，鬧鐘準時在早晨六時響起，她也準時起床，兩個孩子已經上大學，但是她仍準時為他們準備早餐，然後準時出門上班。

珮珮是職業婦女，處理公司業務，井井有條，是老板的愛將，即是說，她很為公司賣命！

每天的時間就是這樣安排：在公司忙個不亦樂乎，帶著做不完的工作，及滿腦子需要解決的問題，回到家來趕得上吃晚飯，已經很不錯；還要吩咐菲傭工作，問孩子上課狀況，追電視劇，每一分鐘都塞得滿滿的。事實上，她的動作和節奏比誰都快一倍，她的一分鐘，也比別人的一分鐘有雙倍效果。這是一個 high achiever、highly functional、典型的 super woman！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珮珮那高效率的時間分配中，好像完全沒有她老公的一份。其實她身邊一直有這麼一個男人，在屋子裡一起活動，共睡一床，共同撫養一對子女，共奉上一代的父母。這麼重要的一個人，卻不知怎的變成隱形，毫不顯眼地在她意識中消失了。

但是，這一天，這個她已經習以為常的另一半，由完全不佔據空間，突然搖身一變，不但霸佔了她的全部心思，而且不停膨脹，好像要破胸而出，讓她快要爆炸了。

一切其實十分偶然，珮珮本來已經出門上班，突然想起漏了一份舊檔案，轉回家中去找，沒想她的電腦卡住了，一急之下，便動用丈夫的私人電腦，上下搜索，結果沒有找到想要的檔案，卻發現一段奇怪的對話記錄：

「我的寶貝，想死你了，你的紅唇，你急速的氣息，你柔軟的胸脯，想死我了…」

「寶貝，我也想你囉，想你那頑皮的手，在我身體走動時，我滿身發癢，我禁不住了..」

「心肝，這幾天不能來看你，我急死了！你有想我嗎？我在夢中找尋你的身軀…」

「小乖乖，我會穿上粉紅色的輕紗，在夢中等你…」

珮珮還沒有看得明白，卻好像被一個大鐵鎚突然襲擊，只感到全身血液都凝固了，一股寒流從頸骨衝向尾龍骨，她從來沒有試過如此驚惶。這般肉麻的話，怎麼可能出自那個木納寡言的男人？一字一驚心，她不敢看下去，眼睛想避開，意念卻迫著她非看不可。每個字都在咬著她的心，咬得血肉模糊！

珮珮那本來踏實的世界瓦解了，她進入一個完全失控的心態，全部情緒都盤據著丈夫的所思所想，一舉一動。心潮澎湃，反來覆去，那女人是誰？丈夫怎會與她相識？一定不是良家婦女，不然怎會說話下流低劣？丈夫一定是上當了！但是一想起男人也是滿口髒話，她又氣得直罵！如此三級片的對答，她無法相信。原來二十年來的婚姻生

活，只是活在一個謊言中！這種背叛，這種煎熬，讓珮珮痛得魂飛魄散，六神無主。一萬個疑惑，一萬個不甘心，一萬種情緒交雜。

都說處理婚外情要明智，聰明的珮珮也本能地知道要尋求對策。只是她現在最想做的，就是把負心人揪出來對質，打他、罵他、用最惡毒的話去傷害他。當然，也要揪出狐狸精的廬山真面目，畫花她的面孔，割掉她的乳房，讓她全無尊嚴，跪地求饒，看你還敢不敢搶奪別人的老公！

珮珮大部分時間都是想著如何報仇洩恨，那一股恨，像洪水一般要把她淹死，而且沒有天空，像濃霧一般牢牢地把她罩住，淹她不死，也要把她焗死！

那關鍵的一天，是珮珮生命中的一個大轉捩點！

情緒如此高漲，她知道如果這時候見到丈夫，一定要把他捏死，讓事情弄得更是不可收拾。動物在受了傷時，都會找個角落為自己舔傷，她決定躲起來，先給自己一個喘氣的空間。

那天，珮珮破例地向公司請了十天事假，她誰也不通知，只向兩個孩子發短訊，告訴他們母親要出門一趟，讓他們安心。她沒有給丈夫留言，但是由得電郵上的秘密暴露，讓他自己去揣測。

拿著簡單的行裝，珮珮關上家門，她不知道要往哪跑，這是她這一輩子第一次沒有預先計劃而行事，任得腳步把她帶走。最後，她在一個離島找到一家小旅館落腳，對著那佈滿漁船的海港，一切都那麼陌生，她此時最需要這一份陌生感，因為可以讓她與現實隔離。在那小房間內，她不眠不睡，盡情哭，盡情恨，讓自己完全虛脫。

百感交集，當然也怨自己，多年來對那木納靦腆的丈夫過於放心，漸漸就當他透明，總覺得他不夠精明，沒有自己來得利落，呼來喚去，很少平等看待。在家中，兩個孩子居重位，丈夫包尾，現在看到他與別的女人卿卿我我，氣憤之餘，實在有點後悔自己不夠體貼。但是錯的分明是他，怎麼反而怪自己？珮珮又覺得理直氣壯。

痛極思痛，她開始考慮自己的抉擇：把他攆走嘛？那倒是乾淨利落，但是她不甘心，這豈不是成全了姦夫淫婦？在兒女面前揭穿他的醜事嘛？又怕男人老羞成怒，只落得兒女難堪，沒法下台；設法補救吧？但是要壓制自己的忿怒而重修破鏡，難度實在太大了。再說，珮珮也無法預料男人的反應，他會回心轉意求自己寬恕嗎？還是去意已決？她開始明白夫婦間的事，並非一個人可以控制的。置之死地而後生，珮珮就是這樣在小漁村渡過她一生最掙扎的時光。

療不了心傷，起碼要善待身體，回家前，她從頭到腳徹底地做了一次水療，還有全身按摩和facial。又買了平時捨不得買的衣服，煥然一新地回去。她不想像「癩婆子尋仔」似的追趕丈夫，好勝的她決定必須先把丈夫爭取回來，然後再讓他受罪不遲。要打勝這場三角之爭，她必須好好備戰。

珮珮就是這樣以出乎家人意料的姿態，走人家門。沒有一哭二鬧三上吊，沒有大興問罪之師，她是那樣不動聲色，讓那自知理虧的男人更是無地自容。

珮珮的故事，是很多發現丈夫出軌的女人的故事；珮珮的處理，卻比一般妻子的處理來得明智。我不知道她最後有沒有成功地把丈夫搶回來，又或者搶回來後能否和平共渡以後的日子。但是，她勇敢地面對婚變的傷痛，拒絕扮演受害人的角色。我們不能制止丈夫不忠，卻可以制止自己因而被毀滅掉。學會處理自己，是珮珮的最大武器！